



東京大學
餘丁町百拾番地
坪内雄藏



門上
號 898
卷 2

論語古義卷之三

日東 洛陽伊藤維楨 述

公治長第五 凡二十七章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

子妻之公治長孔子弟子縲黑索縛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益以枉濫被繫故云然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

子妻之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縉又名適字子容言有此德故必見用於治朝謹其言故又能

免禍於亂世也

夫嫁女擇婿必求其良者天下之同情也若長之

子謂子賤

陷於繯綆人之所辱然以非其罪而妻之至於南
容又以其可免於亂世而妻之正見夫子之取人
惟是之從不拘于一也蓋編論語者併錄二子之
事以明聖人之權度變化無方學者之所當盡心
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子賤

弟子姓必名不齊若人猶言若此人也言有君子之
德哉若此人也若魯無君子者斯人安得取斯德而
成之哉美子賤能尊
賢取友以成其德也

此贊賢師友薰陶之益甚大也夫子之取人每不

稱其質美而深稱其好學若顏子是也今於子
賤先美其德而後專歸之於師友薰陶之功蓋生
質之美有限而學問之功無窮苟資之於師輔之
於友以取其善則何學不可至何德不可成哉後
世無實好學者故恥下問遠善友學問之功終不
能以勝其氣質之偏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
也而曰學之無益不亦誤哉吁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器者必備而不可
闕之謂言子貢之

材天下不可無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瑚璉宗廟盛黍稷之
器夏曰璉商曰瑚周

曰簠簋蓋器之貴重而非常用者言子貢之材之美可貴而不可常用也

朱氏曰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瑚璉簠簋器之貴重而不可常用者也夫未邦陶冶雖非貴重之器而常用不可闕者也夫子以子貢之材不比之於彼而比之於此其戒之深矣蓋未邦陶冶之為器戶戶皆有人雖不知貴重之而民生常用不可闕焉若聖人之德是也叔孫武叔曰子貢賢於仲尼子禽謂子貢曰仲尼豈賢於子乎豈非知尚瑚璉之華而不知

未邦陶冶之為民生常用不可闕之器耶蓋賢人之材可見而聖人之德不可知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

知其仁焉用佞禦猶抵當給辨也言佞人所以抵當

愛人者人亦愛之仁之所以為美德也若屢憎於

人正見佞之為凶德也夫子戒之宜矣當時實德

日病諛風日盛人徒知重佞而不知重仁故夫子

言此以深明不可用佞之意或曰仲弓之賢亞於顏子而夫子不許其仁者何哉曰仁實德也慈愛之德充實於中而無一毫殘忍刻薄之心其利澤恩惠遠被于天下後世而後謂之仁所以雖仲弓之賢夫子猶不與之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開言吾於斯仕進之道未能無疑蓋欲學成而後仕其心未以自足也故夫子善其篤志而悅之學者之於仕進雖其材未充然親戚責之朋友推之則未必不出仕況如開之學聖人使之仕則其

材必可用而猶未肯之則其不自為足而所以求之者可謂至深矣此雖賢哲之細事實學者之所難故聖人深悅之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桴筏也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也鄭氏曰無所取材言無所取於桴材也蓋子路有濟物之志而無濟物之材故戲之耳猶戲子游割雞焉用牛刀之意

此與欲居九夷章同意蓋夫子之素志也當時君昏臣驕天下無所之往故欲乘桴浮海化島夷之

民以為禮義之俗，聖人以四海為一家之心。於此可見矣。子路好勇，故欲從夫子而行，無所顧慮。夫子因戲之曰：「好勇過我，無所取材，益有其於已而後可以濟。」子路之德未及于此，則雖欲乘桴浮于海，徒爾無益，故美其好勇而進其所未及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仁，實德也。故雖子路之才，猶難必其

有所以夫子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

也不知其仁也。

朱氏曰：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

仁則不知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

復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

不知其仁也。

赤，孔子弟子。子姓。公西字子華。

三子之材，自他人觀之，皆足以稱仁者。然夫子不

許之者，蓋學有實材，有實德。孔門固貴乎實材，而

至於實德尤難其人。故夫子於三子皆許其材之

可用，而一無以仁許之者。若管仲雖非有實德者，

而素有濟天下之志，又能成濟天下之功，故夫子

亦稱其仁。至於三子，則未可預期其功，又不見其

慈愛之德全有於已故皆以不知答之

論曰世之務詞章記誦者多奮於空文而不知成德達材夫有實德而後實材可得而施有實材而後詞章記誦亦得為吾之資若夫既無實德之可觀亦無實材之可取則雖議論可聞文章可觀皆無益之瑣事焉耳三子之為人雖未可知其仁而其所自期者既如此夫子之所許者亦如此則雖未至有實德而亦可謂有實材者矣古人之學隨而可知矣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愈勝也子貢方人夫子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

自_知如_何對曰賜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

一以知二聞一知十謂聞一事而知十事蓋推類之

氏曰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曰弗如

也吾與女弗如也與許也言汝固弗如回然吾反與汝所謂弗如之言蓋有合於夫子

謙已服人之心故既然之又重許之也

此見服人之善之難也蓋知人之善固難而服人之善最難既知人之善而又不難於自屈天下之至難也子貢於是知其進德之淺也人惟以讓情

證 誦 誠

調

觀子貢者未也

宰予晝寢晝寢謂當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

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朽腐也雕刻畫也朽斲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與誅

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是深責之也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

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宰予

而行不逮故夫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前之失乃所以重警之也胡氏曰予曰疑行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

證

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我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聽

根音末

於予改是者適因宰我之事而發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根剛堅強不屈之意申根弟子姓名

曰根也慾焉得剛孔氏曰慾多情慾蓋夫子發其隱微而明根之不可得剛之用

人多情慾則於一切世味眷戀不忘而於義所當為逡巡畏縮欲進不能此慾之所以不得為剛也

孟子曰行有不慊于心則餒蓋多情慾則不慊于心不慊于心則不能剛其勢然也然世俗類以廉介狷直僅得其一端者為剛而負氣好勝悻悻自好者亦以剛自居殊不知寬裕溫柔以道義自勝者而後可以為真剛者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

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加諸我加諸人猶曰下施諸已施於人也

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堯舜其猶病諸而子貢曰我所不欲人之加諸我者吾亦欲無加諸人此仁者

之所病而子貢以此自期夫子所以抑之也蓋學貴乎副實而嫌乎馳高聰明者其論每過高而實不相副子貢之病正坐此耳學若不及猶恐失之伯玉使者不曰欲無過而曰欲寡其過夫子稱之曰使乎使乎子貢曰吾亦欲無加諸人則是有自居其位之弊而無汲求進益之意其抑之者蓋進之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文章指禮樂典籍而言其事著明皆

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性者人之生質

皆可以進道天道者福善殃淫之常不可以知解而得聞也

夫子之教人也其禮樂文章粲然著明皆可得而聞也唯其言性與天道則不可得而聞焉蓋聖人之心篤于好善故知人性之皆可以進于善而天道之必佑善人也故其言性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其言天道曰天生德於我桓魋其如予何然驗之于人事則疑乎人性之不能皆以進于善而天道之不必佑善人也蓋有非信道好德之至不能輒信者矣此子貢之所以為不可得而聞也

論曰聖人之道因人以為教故其所謂性所謂天道皆世之所謂性與天道而本非有深味隱微不易領解者也而子貢以為不可得而聞者何哉蓋人徒知昏明強弱人性之萬差而不知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人皆可以進善也徒知吉凶禍福天道之常而不知皇天無親惟善是親故天必佑善人也蓋其好善之不至故每致疑乎此子貢之德不及聖人故亦以夫子之言為不可得而聞也其唯聖人乎其心一於善而

視蓋天蓋地莫非斯善也故知人之皆可進善而天豈必佑善人也此夫子之所以為聖人也及後世學驚高遠求道虛玄乃謂性天之理非領悟之人不能輒解子貢學究精微而後始措詞如此豈其然哉聖人所謂性與天道皆後世所謂氣者而未嘗就理而言不可以此求之也必矣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前所聞者雖既行之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

子路好勇果於行善門人自以為弗及故編者記之以為學者之模範也○張氏栻曰有所聞而實未副勇者之所恥也唯恐有聞則其篤於躬行可知然比之得一善拳拳服膺而不失者則未免有強力之意耳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孔文子衛大夫名

諡之至美者而聞之為入不副故子貢疑之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謂之文也言人性敏者必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文子有如是之美故得諡為文也文之為諡不可復加然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人之

所難而進善之機甚速雖以文子之為人而有如是之美勝其得謚為文不可謂不空也夫子不沒人之善而其所譽者必有所試則文子之賢可從而知矣且文子能治賓客而衛靈無道得賴以不喪則夫子之言非溢美亦可知矣左氏所記文子之事恐未必然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子產鄭大夫公孫僑其行已也恭推賢讓能不矜其能其事上也敬執君之事慎而不怠其養民也惠生養其民其使民也義使之以義不徇其欲

君子之道謂萬世通行之道也行已以恭為要事上以敬為主養民以惠為本使民以義為則苟有此四者則可以治天下豈止鄭國子產雖為春秋賢大夫然人未知其有君子之道故夫子表而出之
論曰稱君子之道與稱聖人之道甚別聖人之道者以其極而言君子之道者以平正中庸萬世通行之法而言若中庸所說諸章是也但費隱一章說者以高遠隱微之理解之失作者之

意甚矣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晏平仲齊大夫名嬰

陳氏櫟曰常人之交初則敬久而玩必不能全交久而不替初心所以為善交也

論曰中庸者天下之至難也蓋不在於行天下

難行之事而乃在於能行平常易行之事始終

不衰故曰中庸不可能也苟知此則識晏子之

行不可及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蔡大龜也謂蔡室以藏蔡

山節

藻稅何如其知也

節柱頭斗拱藻水草名稅梁上短柱言刻山於節畫藻於稅也朱氏

曰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

蔡氏清曰文仲居蔡其崇重如此則是一心倚著

鬼神而有希福之心矣既重於此必輕於彼而人

道所當然必在所略此豈智者所為乎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

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

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闞名穀於菟子張以

子文忘其身而忠於國故疑其仁夫子以其未必出於至誠惻怛之心又無利澤及物之功故但許其忠

而不說其仁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遠之至

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遠之之一邦則又曰

猶吾大夫崔子也遠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

未知焉得仁崔子齊大夫名行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遠

去也子張以文子制行之潔又疑其仁夫子以文子

亦子文之比故亦但許其清而不許其仁也○按春秋傳崔杼弑君之後文子屢見然觀夫

子既許其清則左氏之說不可據信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故謂之仁

政雖有仁心仁聞然民不被其澤謂之徒善以其

不足為仁也二字既無慈愛惻怛之德又不見有

利澤恩惠遠及於物故夫子俱不許其仁蓋以德

行之謂之仁以力勉之謂之節若二子之忠清可

謂之節不可謂之仁何者無其德也若使仁人為

之固可謂之仁豈止忠與清哉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季文子魯大夫名行

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斯可者其必限三思而後行之非謂再則已審也

此譏季文子為魯國卿不知為政之體也書曰思

日睿睿作聖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弗思

則不得思之有益于事也固大矣然為政莫善於

明決果斷莫不善於優游不決故曰由也果於從
政乎何有夫事之千條萬緒固有不待一思而得
者矣或有千思萬想而猶難決者矣而季文子每
事必三思而後行則是徒爾思惟不知決斷夫子
之所以譏之也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

其愚不可及也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武子
事簡成公事見春秋傳

此言甯武子處世之權自合于君子之道也人唯
知邦有道則知之難而不知邦無道則愚之益難

邦有道則上明下直是是非非無所忌憚方是特
也固易用知以濟事邦無道則上昏下諛是非貿
亂方是時也既不枉道以希合亦不悖直以取禍
是為難能也此所以其知可及而其愚不可及也
○盧氏一誠曰古之豪傑善自諷晦以濟大事如
留侯之為韓梁公之為唐皆不可及之愚也被陳
蕃王允非不烈然而死惟不能為武子之愚故徒
殺其身而其國之難君子有遺議焉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

知所以裁之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就有所可觀者裁割正也而略於事也斐文斐成章言其文理成謂能裁義理而行之也

此門人記夫子之教大被萬世之由也夫子當初周流天下欲以行道至是而知其終不行故欲成就後學以詔道於來世然中行之士不可必得而吾黨之小子志大而略於事雖可與進於道然恐其或過中正於是欲歸魯而裁之是教法之所以始立也蓋三代聖人其德雖盛然與民共治因時為政其教不得大被于萬世之遠至於吾夫子而

後教法始立道學始明猶日月之麗天而萬古不墜也猗嗟盛哉此雖夫子之不幸然在萬世學者則實大幸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相傳伯夷叔齊

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羊然去之若鶩勉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怨之也

此明伯夷叔齊之仁蓋顯微闡幽之意夫清者之心必淡念舊惡而至於絕物若清者而不念舊惡則非仁者不能也若夷齊之徒自合於聖人與其

潔也不保其往之心也其曰怨是用希者蓋稱其
仁也孟子亦論伯夷伊尹柳下惠曰三子者不同
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足以相發明焉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

微生姓高名魯人也素有直名者

或乞醯焉

諸其鄰而與之

醯醢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而為己之所蓄以與之故夫子

譏其不得為直也

人之乞物有則當與無則當辭倘再三乞而不止
則有乞諸人而與之亦豈不可而微生高方人之
乞醯其家無有而乞諸其鄰以為己物而與之不

直甚焉聖人最嫉世之釣名掠美傲然以自高者
若微生高是也彼曲意徇物其事雖小然不可與
入君子之道也夫子譏高之不直亦惡鄉原亂德
之意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

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朱氏曰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

也其所恥有淺合于聖人之心故曰丘亦恥之亦竊比者彭之意

此承上章之意而類記之其務飾於外而內實無
誠者聖人之所深嫉也若左丘明之所恥實皆屬

意挾私不由直道在學者有甚於穿窬之盜者故
聖人戒之

顏淵季路侍子曰益各言爾志益何子路曰願車馬

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服也顏淵曰願無伐

善無施勞伐猶黨同伐異之伐無伐善者言不毀害

亦欲無施人之善也勞勞事也言勞事非已所欲故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

信之少者懷之老者志瘁故安其意而使無憂虞也

朋友易離故堅守信而不相退棄也

聖門學者誠實端慤言即其所行行即其所言苟

躬行有所未至則不敢輕以自許若諸子之言志

是也子路欲篤於朋友而無一毫鄙吝之心顏子

欲成人之善而不施勞事至於夫子則欲凡人之

接我者無一不得其所若子路之言固善矣然徒

有與人共之之意而未見及物之功顏淵之言固

有及物之功然未見物各得其所之妙若夫子則

如天地然一元之氣運於上而無一物不得其所

不待物物著力然後能之蓋子路義也顏淵仁也

夫子造化也猶人在於天地之中而不知天地之

大也大矣哉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朱氏曰已

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答也

人之於過也憚改而必文苟能見其過而內自責如訟者之必許人之非而不少假借則其悔悟深切纖毫無遺非實好學者豈能然乎夫子歎其終不得見則可見天下非無好學者而真好學者之甚歎也子路人生豈之有過則喜稱為百世之師宜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十室小邑也言美質之人無處而不可有至於好學之人則天下鮮矣

此歎美質之易得而好學者之甚難得也學問之至積小成大化舊為新生乎千載之下而可以是非千載之上以七尺之軀而可與天地並立而參故好學之益不可量也夫子以生知之聖而復曰好學者蓋道本無窮故學亦無窮故聖人有聖人之學賢者有賢者之學學者有學者之學其造道愈深則好學愈篤唯夫子為能好學而益見其度

越乎群聖人也

論曰舊解有至道難聞之說亦一旦豁然之意蓋聖門之學以道德為本而不離人倫日用之間故有進修之可驗而無了悟之可期後世專以理為主而一旦豁然為的於是實德愈病而與聖門之旨日相背馳學者宜鑒焉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臨民之稱言仲弓之德敬慎而不煩可以使人之君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此門人以仲弓論伯子之言足見其可使

南面之實故引以實夫子之言備予未詳何人益有德而略於事者也可也者許之之辭簡約也簡則得要此夫子所以可之也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

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臨民之道居之

以敬則事立故民不慢行之以簡則得要故政易行所以為可也若夫居之既簡而所行亦簡則上下交慢事無統紀豈不失之大簡乎故夫子以仲弓之言為然也

居人之上者衆之所倚賴故以敬事為主執政之柄者亦易至叢脞故以易簡為要故居敬而行簡則民有所效而政得其要夫子許之宜矣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

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歿矣今心則亡未聞好學者

也 遷移也言其心寬平故當怒而怒亦不移於他也 貳字書訓副訓重皆為益物之義其智明睿故一 改之則不復行也此足見顏子好學之篤也短命者 顏子三十二而卒既言今也則亡而又言未聞他者 真好學者 重愷之也

此言門弟子中唯顏子為能好學而舉其行事以 實之也可見其專以德行為學而與他人用力於 文學者自異也然是在顏子則為細事其心三月 不違仁則不遷怒不足云得一善拳拳服膺則不 貳過亦不足論夫子為對哀公故略舉其微善而

告之本非顏子之極致也

論曰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而不在己故不遷 又曰若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 是人有可怒之事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其 說流于虛無而非所以論聖人之心也夫喜怒哀 者人心之用也雖聖人亦無以異於人也唯眾 人之喜怒哀誘於一己之私而作聖人之喜怒哀乃 由仁義而發非在己在物之謂也四凶之在朝 妨賢盡民常人尚怒聖人殊甚故雖誅之亦當

有餘怒此其所以為聖人也蓋其愛人也謹故其惡之也亦益甚豈可謂在物而不在已乎哉且喜之遷與怒之遷等耳夫子何以偏曰不遷怒耶蓋怒者逆德而易遷而顏子不然夫子之所以稱之也可見正心之說非聖人之意而聖人之教專以仁為宗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子華公使為孔子使也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釜六斗四升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斗曰庾十

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肥馬輕裘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若補不足繼者續有餘原

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魯司空寇時以思為宰九

子曰母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母禁止辭

或曰九百斗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濟鄰里鄉黨貧乏也

此門人併記二字之事以見聖人之妙用雖一取予間自有道存也夫子華家富而為夫子使固其分也冉子不達其義乃私與之粟故夫子告之以君子有周急之道而無繼富之義至於原思罷

言可也... 卷之三
祿又告之以常祿不可辭有餘則可以與鄰里鄉
黨蓋請者而不與辭者而與之其一與一否皆靡
非道也聖人之於物有時措之宜而無一定之法
於是而可見矣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

諸 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
牲也朱氏曰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
雖不用然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
此譬之言不可以父之惡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
自當見用於世也

此夫子論仲弓之賢而言父之惡無害於其子之

賢也范氏曰以瞽叟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
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
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夫子嘗見互鄉之童又
取犂牛之子不以其俗之惡而捨其人之材不以
其父之醜而棄其子之美實天地之心也門人記
此以見夫子取人之無方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

矣三月言其久也其餘蓋指文學政事之類而言猶
其餘不足觀也巳之意日月至者謂以日月至

此美顏子之心自能合於仁也言為仁天下之至難也唯顏子之心能合於仁而至於三月之久亦自不違若其他文學政事之類彼雖不用力以日月自至焉而已矣豈不賢哉當時賢士大夫及門人弟子無許其仁者而獨美顏子如此大哉
論曰人之於道也其猶規矩準繩乎故古之聖人使天下萬世之人由此而行之故曰以道修身又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其資之美者心與之不違如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是也及其至

也心與之一而不一如夫子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世衰道微人安於暴棄不肯由焉而行之故孟子引而近之曰仁者人心也蓋明其本之在我而不假外求也及至後世求道過高乃謂心之於仁也猶明鏡之有光也苟如其說則有明暗之可言而無離合之可驗夫子之稱顏子何以不曰其心三月不昧而稱三月不違仁耶蓋嘗譬之心猶薪也仁猶火也薪得火而成其用火因薪而見其德然薪有能燃者有濕而難

燃者而天下之薪無有不燃者此其性之雖有
不同而其皆可以為善則一也孟子之言性善
是也故顏子三月不遠仁燥而易燃者也世之
頑冥不仁者濕而難燃者也出是辨之則仁也
心也性也其別分明不待辨矣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
乎何有從政謂為大夫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
也達於從政乎何有達謂穎悟通達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
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藝謂多才

此言從政各有其才而不可以一節限也蓋果則
能斷疑定事達則能理繁治劇藝則能隨機應變
故皆可以從政○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
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唯三子人各有
所長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名以其邑數畔難治故
而用之欲得閔子騫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
必在汶上矣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自知不
能化季氏之惡故對使者使其委曲開
陳而寢其召言若再
來召我則當去之齊

人溫柔則少，斷剛毅則不寬。古今之通患也。而閔子之爲人也，柔順淵默，與物無忤，疑乎無剛果決烈之氣。然觀其答使者之辭，詞確意直，毅然不可犯，非仁熟義精，有勇且直者，則不能。孔門之諸子，愕然以爲不可及，乃記此以爲學者之標準。論曰：先儒謂仲尼之門能不在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非也。蓋君臣之義，人之大倫，而貴賤之別，位之定分也。故當論其義，不義如何而不可繫，以仕大夫爲非也。孔子曾仕季桓

ワレヲニタスル

子孔門諸子亦仕大夫之門者有之矣。豈可皆以爲非耶？唯世有自抱道德，不爲濁世所汙，巖之士若閔子騫是也。此所以可尚也。蓋出于數子一等而未至，聖人無可無不可耳。故曰：道並行而不相悖，大德敦化，小德川流。若夫卑出崇處，貴隱賤顯，高路遠引，無志於斯，世者亦閔子之罪人也。

伯牛有疾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 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亾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

斯疾也 牖南牖也朱氏曰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也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

此孔子憐伯牛之久而言伯牛之賢不應有此疾

而今乃有之是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實天

之所命而雖賢者亦所不免也則知彼不盡其道

而外者皆不可言命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簞筥瓢執一簞食一瓢飲言其至貧也顏子居不堪

憂之地而能處之泰然不改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嘆美之

顏子不以貧窶為憂而能不改其樂故夫子稱其

賢也夫顏子之樂固雖不可以言語形容然外理

義而豈別有所謂樂者乎蓋得於理則天下無可

憂之事得於義則天下無可慕之物苟其如此則

祿之以天下而弗顧繫馬千駟而弗視亦何貧窶

之足憂先儒苦其難於形容者亦求之高遠而不

知求之實德故也

冉有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

道而廢今女畫 朱氏曰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

命吾子

命吾子

氣質甚弱者雖勉為之或至於半途而廢是誠
力不足者也若丹求者未必盡力向前只自限畫
而不進而已何所成其材哉

論曰聖人之道中庸而已矣高一分不得卑一
分不得猶手持足行目視口食須臾離焉則不
能樂古人悅道不啻如口之於芻豢蓋以此也
丹求之意徒見其高而不知初未嘗高徒見其
難而不知本無甚難宜乎其有止心也公孫丑

曰道則高矣美矣不可幾及亦丹求之見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君子小人
以位言

君子之儒以天下為己任而有志于濟物者也小
人之儒纔取足善其身而已不能及物也子夏雖
文學有餘然規模狹小故夫子恐其或為小人之
儒故語之以此後世記誦詞章之學蓋亦小人之
儒焉耳

子游為武城宰

武城魯下邑

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

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澹臺

姓滅明名字子有武城人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
飲射讀法之類行不直徑不事智巧也非公事不見
邑宰有所
自守也

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
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
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
簡非孔子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
也馬不進也孟之反魯大夫名側伐誇功也奔敗走
也軍後曰殿戰敗而還以後為功策鞭
也之反馬贏而不進故自為殿耳按春秋傳齊師伐
魯魯右師奔孟之側後人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

不進也益恐人以為
功故自暴其實也

奔而殿人之所美也若人稱之則謙默不言乃可
矣之反為人惡伐其功故恐人以功歸於己先自
暴其實益見其出於天性也若使之反實自為殿
而又自檢其功則是偽焉耳非直道也聖人必不
取焉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
世矣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
有口才朝宋之公子有美色

此夫子傷時俗之甚衰而不知古之尚德也言衰

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其害蓋時俗之衰雖小其
係天下之盛衰大矣況衰之不小者乎故聖人汲
嘆之

子曰誰能不出戶何莫由斯道也朱氏曰言人不能出不出戶何

故乃不由此道邪怪而歎之之辭

道猶大路然由焉則安不由則危遵康莊之平則
自忘其勞蹈荆棘之艱則不堪其苦苟知道如太
路則孰有肯去其安而就其危者哉故學以知為
先而以行為要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魯也史史官言文多質少也彬彬文質適均之貌

此言質之勝文猶文之勝質其為病也均矣故非
文質彬彬則不足以為君子也蓋文質偏勝本出
於氣質使然而不免有野與史之病明學問之熟
而後能至於彬彬若徒任氣質則必不能無病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生謂人之生在於世也罔者謂
諛罔直道也言人而邪枉不可一日生於天地之間也
此章即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之意言

人之生在乎斯世雖若姦詐巧偽靡所不至然人心甚直善以為善惡以為惡君子以為君子小人以為小人莫非直道也其誣枉直道蔑棄人理者宜其陷于刑戮罹于咎戾而不得生存于斯世也而亦得不死者是幸而獲免耳非當然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此道之不可不由也。好之者好之之至。天下之物無以加之也。樂之者心安於道而無入而不自得也。

知之者義理明白議論可聞人皆尚之然不如好之者之終身不衰愈進愈熟也好之者雖人皆信

之然不如樂之者之與道為一而無跡可尋之為

至也夫道一也唯有所行之生熟淺淺耳夫子言之者欲其自生至熟自淺至深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

也。語告也。言告人各因其材。聖賢事業非中人以上之所能當也。惟備以孝弟忠信威儀禮節告之耳。

此專為教人者而發人之才質自有高下各隨其量而告語之則言者既不失言而聽者亦有所得若夫子答顏冉之問顏冉便對曰請事斯語是也若夫中人以下之質遽以聖賢事業告之則必有

泛然不切之患而無益於其身也故君子之教也
有勸而無抑有導而無強各隨其材而導之亦非
謂中人以下者則必不語上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敬者不侮慢之謂遠者不褻黷之意專用功於人道之所當為而不求媚於鬼神之不可知知之至也

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獲得也急事之難為而不責其報仁者之心也

務人之義知之至而得其實者也敬鬼神而遠之
能用其知而不惑者也若夫棄日用當務之事而

用力於蒞蒞不可知之地者豈可謂知哉先難而
後獲則有為人之實心而其德不可量也苟有求
其報之心而為之則雖天下之大勲勞亦非德也
豈可謂仁哉夫子不泛論仁之德而必言仁者者
蓋以仁之為德難以空言喻故舉仁者之心而答
之也凡言仁者諸章倣此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

者壽

樂喜好也樂水樂山以其趣而言動靜以其才而言樂壽以其效而言
水之為物周流無滯盈而能平故智者樂之山之

為體安重不動萬物殖焉故仁者樂之可以見仁
智之趣矣疏通不滯動之機也安固有常靜之體
也可以知仁智之才矣無所迷苦故樂無所戕害
故壽可以驗仁智之效矣仲尼亟稱水曰水哉水
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可以見樂水樂山之
一端也然此徒以智者仁者之量而言若夫聖人
之德仕止久速變化無窮動而能靜靜而能動兼
仁智而一之不可以一德名之也至矣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一變謂其易也道則先王之道

也

此為魯而發也夫子之時諸夏衰亂皆無可論唯
齊由桓公之霸政治修明非諸夏之比故一變便
能至於魯而魯發政施仁則便能至於道蓋言化
之漸也

論曰強之勝弱人皆知之而禮樂之優於政刑
則人未之知也當斯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為齊
勝魯也哉然自聖人見之魯雖弱尚能守先王
之法非齊之所能及也况強多暴而弱多德強

者易折而弱者堪久齊至於簡公而田氏代之
魯雖衰亂猶能保其國是其明效也惟仁能持
強惟智能極弱若仁以為治智以御之田氏不
能篡齊魯必為政於天下也惜哉

子曰觚不觚哉觚哉

觚稜也酒器之有稜者一升者益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洪氏慶善曰古者獻以爵而酌以觚此夫子因獻酌之際有所感也

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

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愚謂由此言之凡學而不本德則非學行而不由仁則非行人而失所以為人則非人可不慎哉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

朱氏曰有仁之仁當作人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

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欺其不知也宰我意以為仁者急於救人而不私其身故設為問曰若人之陷于井中是事出於倉卒而不得不

急應者也。仁者不辨其有無，先自投井而救之乎？
夫子告之以其必不然也。仁者先自治其身而後
救入，先自明其道而後定謀。雖愛物之切而亦有
燭理之智，故雖可逃欺之而自無陷罔之患矣。益
孔門諸子無徒問者，若問是事則必欲為是事，若
宰我之問是也。其意蓋欲捨生以求仁，非夫子為
之救藥，則必將為燒身禱大旱、割肉餉餓虎之事。
此在宰我實切問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文者

先王之遺文道之所在，非平生見聞之類，故言博學也。約束也。博文以知，而言約禮以行，而言畔背也。

此孔門學問之定法也。蓋博學於文，則識達古今，
而事有所稽，約之以禮，則身由規矩而動有所遵，
皆以有所取法，故可以弗背道矣。夫世之譚道者，
自以為至言，而實不免為詖淫邪遁之流，自以為
妙道，而實不免有捕風捉影之病者，皆無博文約
禮之工，而徒師己心也。故聖人教人以博文約禮，
為學問之定法。若夫今之所謂博學者，皆雜家者
流之學，而非聖門所謂博學者也。蓋博學一本故

愈博愈達雜學一本故愈岐愈繁學者審諸

論曰三代聖人屢以中為言而至於吾夫子則

特以禮為教觀此及克已復禮章可見矣蓋中

有泛然難據之患而禮有秩然可執之則故在

三代聖人則言中可矣教學者則非禮不可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南子衞靈公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衞南子請見子路以夫子見

此淫亂之人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為辱故不悅矢誓也否不通謂不由於道也厭絕也言我見南子

若所不合於道者則天厭棄之以子路氣粗見福其言難入故與之矢言欲姑信此而思得之也

按史記孔子至衞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

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

君蓋南子請見亦其善意而非徒請者故夫子見

之夫雖惡人有悔非改過之心則在我無不可見

之理若以其嘗為惡而卒拒絕焉則是道自我絕

者而非仁者之本心也聖人道大德宏猶天地包

涵萬物自無所遺何於南子而拒之乎哉門人記

之者蓋欲要求聖人之道者當知聖人之心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中庸之德謂無過不

及而平常可行之道也至極也三代聖人所謂中者
不過處事得當之意至夫子加中庸字則為不駁耳目
不拂時俗萬世不易
之常道其意負別

中庸之德天下至難也世之論道者或以高為至
或以難為極然高者可以氣而至難者可以力而
能皆有所倚而然唯中庸之德平易從容不可以
氣而至不可以力而能此民之所以鮮能也蓋唐
虞二代之盛民朴俗淳無所矯揉而莫不自合於
道父父子子兄弟兄弟夫夫婦婦自無詭行異術
相接於耳目之間者所謂中庸之德也至于後世

則求道於遠求事於難愈驚愈遠欲補反破故曰
民鮮久矣故夫子特建中庸之道以為斯民之極
論語之書所以為最上至極宇宙第一之書者實
以此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
也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何止於仁必聖人在位者而後能之乎
然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病其難也夫仁者已欲

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

已欲立而先立己欲達而先達人己欲立而先立
人己欲達而先達人故求仁者能近取諸身而以

已所欲譬之他人則他人之所欲亦猶已之所欲情
 志相通慈愛及物無有間隔求仁之術莫近於此
 慈愛之心無所不至之謂仁至誠之德無所不達
 之謂聖蓋聖大而化之謂而仁者聖中之大德也
 故子貢曰仁且智夫子既聖中庸曰誠者非自成
 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夫仁
 者已欲立而先立人已欲達而先達人若欲俟已
 之既立既達而後立人達人則卒無立人達人之
 日何則已之情願未易遽遂而施人之方隨力所
 及非舍已而徇人也子貢徒見仁之大而不識其

實故以在上聖人之事當之而不察在已今日之
 所切所以夫子以能近取譬告之求仁之方可謂
 明且盡矣

論語古義卷之三 畢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論語古義卷之四

日東 洛陽伊藤維楨 述

述而第七 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述者依古而傳之也

作者始創其事也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益信古而傳述者也兩者皆不自我作古之謂老彭偶有若此之美故夫子竊比之云亦謙辭

述而不作不自用也信而好古必考古也夫子之德賢於堯舜何所不能作然每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皆好古傳述而不敢有所創作者何哉蓋聖人

之所以為聖人者不在自用其智而在廣資眾智
不好自我作古而好事必稽古況往聖典則布在
方策述之而有餘信之而可法何以創作為夫子
之言蓋慎安意造作也

論曰宋儒每以發前聖之所未發為功殊不知
聖人之言徹上徹下無所不備無所不到豈復
有所未發而必待後人之發之邪若孟子性善
養氣等說皆為仁義而發本述夫子之言者也
先儒以為發前聖之所未發而亦自欲以其說

附于孟子之後待敬主靜等說種種繼作而其
論道必曰虛靈不昧必曰冲漠無朕必曰明鏡
止水必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其言皆出於佛
老之緒餘而至於吾孔孟之書則本無此語亦
無此理謂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可乎其是非
得失不待辨而明矣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也默而識之猶曰靜言思之言不待人言而自識之
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二句語孟中凡三出而他章
皆無默而識之一句故不從舊說何有於我言此二
者之外何德能有於我也蓋不厭不倦皆夫人所能

外此別無可稱者此雖謙辭益見其德之盛也

此二者雖常人皆可得而及故夫子每自當之然推其極則有非聖人不能至者子貢知之故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蓋道愈宏則其言愈卑德愈邵則其言愈謙何者道德自充足於已故自不敢事高遠若失其言好為高遠者皆以其所處之卑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德因脩而進學因講而明徙從義則善且長改不善則惡日消此四者聖人豈不能哉

但夫子好學之深體道之無窮故自以為憂也

修德謂養仁義之良心也學者所以明此也聞義則徙不善則改皆所以脩德也蓋德者本也其所以成始成終者總在子學此孔門學問之極則學者之所當遵守者也夫道之無窮猶四方上下之無際愈出愈高愈入愈深是以學者有學者之學賢者有賢者之學聖人有聖人之學雖有大小淺深之不同然其歸則一不為聖人而加不為愚人而損道無窮故學亦無窮若自以為得則非知道

者也故雖以夫子之聖尚爾云云此道之所以為
大而夫子之為聖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燕居閒暇無事之時

此門人記夫子平居之容如此及乎其接人則亦
自不同所謂君子有三變及子温而厲威而不猛
恭而安是也欲為聖人之學者當先觀聖人氣象
此即學問之準則不可忽者○程子曰此弟子善
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
今人燕居之時不急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

此四字不得急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唯聖
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此門人常見夫子賢於堯舜而今聞其思慕周公
如此之甚有竊異之心因知其慕古之篤好學之
汲也蓋夫子壯時切欲行周公之道於天下故夜
夢屢見之及乎其老無復是夢而自知其衰之甚
蓋歎此道之不行于世也

論曰夢者心之動也夜之所夢即晝之所思人

心不能無思則不能寐而無夢雖孩兒無知亦必有之但聖人無邪夢耳後儒惑於莊周至人無夢之說以夫子之夢為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其弊至於強欲無夢而專務虛靜謬矣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有所嚮望之謂志於道則心知所向矣

據於德

據猶據其地之

據謂身居其地也據於德則身有所持矣

依於仁

依者倚附不離之謂仁者道德之長依此而行

則道立矣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六藝之法皆人事之不可闕者時而游焉則其材有所達

而事無廢闕也

此孔門學問之條目當時弟子常所佩服者也道

者人之所由行故曰志德者人之所執守故曰據仁則近而見於行者故曰依藝不可不講亦不可泥故曰游此四者雖有大小之差然道之本末終始一以貫之故夫子次第言之非他答問之類也蓋古之學問必有條目顏子聞克己復禮之訓則請問其目及後篇興於詩等章皆是也

論曰道德仁藝本無二致此章大小始終立言自有其序大抵古人之書每言道德仁義而未嘗稱仁義道德何者謂之道德則自有仁義之

實而未有仁義之名既謂之仁義則又各有其跡而不見道德之全此道德仁義之辨也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脩脯也十脰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

此見夫子誨人不倦之仁也言人不知來學則已苟以誠而來學則吾無不有以教之其欲人之入

於善之心猶天地之徧萬物而一物不棄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朱氏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達之意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

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愚謂再告者再言而決之也

朱氏曰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並記此

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聖人欲人之入于善之心固雖無窮然學者無受教之地則

猶下種不毛之地雖有時雨降奈其不生萌何蓋

聖人欲學者為受教之地而云然非不輕施教之謂也

謂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夫子在有喪者之側哀戚之情若已有之故雖食于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吊哭一日之內餘哀未歇自不能歌也

聖人之心慈愛惻怛無所不至故凶變之事雖在他人而若已有之其事雖過而餘情不已可見聖人仁心之厚無時無處不然非可以明鏡止水湛然虛明之說求之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用之則有能行之道舍之則有能藏之德惟孔子與顏子為然子路曰子行三軍則

誰與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以為行三軍則夫予倘行三軍將與回歟亦與我歟

子曰暴虎馮河然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暴虎徒博馮河徒涉皆匹

夫之勇非求全之道故夫子不與焉若夫敬事而不妄動悉慮而要其成者實君子之心眾之所倚賴夫子之所與必在于此蓋抑其血氣之勇而教之以義理之勇也

馮氏去非曰道本期於用非獨善其身而已也然時不我用則有退藏而已用之而欲藏不仁也舍之而欲行不智也是時欲扶世立功名者知行而不知藏欲潔身遺世者知藏而不知行此夫子所以為觀一世惟顏子與已同也說者乃謂淵不願仕是以其迹而不知其心也為邦之問槩可見矣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

從吾所好執鞭賤者之職言使富能長人之材益人之智有可求之義則雖為賤職亦所不辭焉如求而無益則不若從吾所好之為樂也

有求而有益于得者矣有求而無益於得者矣仁義忠信則求無不得而有益於得富貴爵祿非惟不可必得而亦無益於得此富之所以不可求也當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者豈外學問而夫子云之乎

子之所慎齊戰疾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也將祭而戒也

齊所以交於神明固不可不慎戰則國之大事人命之所繫而疾則吾身之所以於生存亡皆不可不慎焉聖人平生雍裕閑暇不見其迹惟於此二者慎之甚至故門人記之學者若於此苟焉則違

天悖道可不謹乎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

也不知肉味言心於是而不及乎他也夫子仰聖之深好古之篤忽聞韶而三月之間不知肉味僕日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也益誠之至感之深不覺自發其嘆如此○按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蓋史遷以三月不知肉味為甚固滯故加學之二字以什其意觀夫子夢見周公則聞韶而忘肉味亦

奚容

舜以上聖之德當極治之時故群聖之樂盡美盡善莫韶若也夫子偶聞其音而如親見虞帝之聖身在雍熙之時契之以心而非徒聞之以耳也

天論曰太學曰心不在焉視焉而不見聽焉而不聞食焉而不知其味先儒會其義以為人心之應物各會其境事過即平不固滯住著猶鏡之照物應而無迹也然聖人之所以異於眾人者不在心之住不住而在好善之篤與否焉蓋其

好善也篤故其心之住于善也亦淡故聖賢之取人也專稱其好善好學而未嘗問心之住不住也韶者樂之盡美盡善者也使眾人聞之固非不悅也而其好之之不篤故其感之之不深唯夫子願見聖人之心不啻如饑之於食故及聞其樂心醉神怡至三月之久不自知其味此所以為聖人也夫方食肉則食為主而聞韶之心餘念未化不知其味若以正心說律之則不免為心不正也先儒嫌其與此章相鑿遷就牽

合欲會于一然彼此扞格無奈其終不相入何
予故謂大學蓋齊魯諸儒所撰而與孔門之旨
異矣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為猶助也衛君

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聩公薨而國人立蒯聩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聩而輒拒之冉有以為輒以子拒父夫子之所不助故與子貢語而子貢諾之若此○舊說時孔子居衛按季植子卒康子召冉求至哀公十一年猶在魯而孔子亦歸魯其間未有冉求過衛事今見冉求子貢問答則是特夫子恐當在魯也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衛輒之罪固不待問然夫子之仁不棄物則未可知也伯夷叔齊疾惡之甚者也故子貢以此問夫
曰古之賢子試其與不與如何以決其可助與否也

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

也怨恨也言夷齊之行雖高而其實皆出於慈愛惻怛之心而毫無所怨故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貢見夫子以賢人許夷齊而尚疑其不免有怨則夫子之所不與也故又以怨乎發問而夫子又許其仁於是知其終不助輒也○夷齊之事傳記不詳孟子稱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史記所載兄弟避國之事不足考信故特依孟子為斷

子貢之問若世所謂隱語者而夫子初不解其意所在直稱夷齊之賢且仁子貢遂知夫子不助衛君而不復以衛君之事為問非子貢淺識聖人之心則不能問之如此而又足以觀聖人不假一言

於人之誠與其所言即其所行不少差違猶日月星辰之運于天而其進退躡度皆可測識於此也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食之也疏一食蠶飯也
聖人之心純乎理義無有他念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漠然而無所動於其中也

論曰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也聖人之樂固雖不可以言語形容然外理義而豈有所謂樂者乎哉觀其曰不義而富且貴

於我如浮雲則其所樂固可知矣然聖人之心理義渾融無跡可見故不得以理義二字形容之大矣哉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數年謂數年之

功也五十字未詳史記世家亦無故今闕而不釋

易之為書窮陰陽消長之變以明進退存亡之理其為教也貴處退損而惡居盈滿故學之則能得無大過也故可無大過之一言實足以蔽六十四卦之義猶思無邪一言以蔽詩三百篇也

論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始作八卦以類神明之德蓋示陰陽消長之變萬物生息之理也至於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系辭以筮之故謂之周易及至夫子獨述先王之道而專崇仁義之德故其雅素與門人言諄諄然無非詩書仁義之說而言及於易者纔見此章而已蓋夫子以前固為卜筮之書及夫子則專以義理斷之而不復襲舊套孟子亦每引詩書論春秋而未嘗有一言及乎易者其學

以崇仁義務孝弟存心養性為教而易中專言利故也惟其於處世之法委曲詳盡惕厲勸勉大有益於人故夫子亦取之欲學孔孟者專崇詩書春秋而於讀易則當以夫子可無大過之言求之而勿作卜筮之書看
子所雅言詩書句執禮皆雅言也雅常也執守也其執守禮者雖未必出於詩書皆常言之也
詩以道情性書以道政事皆切於人倫日用之實故常言之若有守禮不渝者則雖未必出於先王

之典亦皆常言之所以使學者困於聖賢之盛德而範乎前脩之懿行也

論曰求道於高求事於遠學者之通病唯詩書之為教近于人情達于日用初不遠人以為道亦不遠人以為言而執禮能守者亦可以範士風維世道所以夫子常言此二者也若夫佛老之學所以離世絕俗專事高遠而不能通乎天下者實不達詩書之理故也而後世儒者亦雖知誦詩讀書然求之甚過艱澁而不知求之於

平易近情故其著於言行者每有崎嶇艱澁之憂而無正大從容氣象豈非所謂非讀書之難而善讀書之難乎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云爾者無他之辭子路不

對故夫子自代之曰惟能好學樂道而不知年歲之將窮而已

知道之無窮而難得故發憤知道之可安而佗無所求故樂發憤故愈力樂故不倦此所以忘食與

言言一上講
卷之四
十三

憂而不知老之將至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生而知之謂不

待學而自知也敏速也言汲汲也

當時之人有以夫子為生知不由學者故言此以曉之夫古可以徵于今未有不由古而能為于今者也故事稽古則猶以圖求鏡照其成敗得失之跡較然著明皆為今日之模楷夫子以生知之聖猶汲汲乎求古者以其益有不可量者也蓋由學者見之固有生知之聖由聖人見之本無生知之

質何者道無窮故學亦無窮苟欲盡無窮之道則不由學問之功不可得也此所以雖夫子之聖尚汲汲乎此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猶行怪之怪言非常可駭之行也力勇力亂悖亂神神異之事語

之則必使人厭常而輕德故夫子皆不語之也

此明聖人一語一默莫不有教存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以此防民猶有好怪力亂神者甚乎人之易惑也

論曰夫子嘗曰敬鬼神而遠之又曰未能事人
焉能事鬼蓋戒人不修入道而諂瀆鬼神也至
此直稱不語則益見其妖異之說恐啓後世之
惑而塞源板本淡絕諸言議以此觀之後世記
禮之書稱孔子之言說鬼神妖異之事者皆附
會之說也

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
者而改之
此明得師之甚近而道之甚廣也言二人相聚則

其善不善較然可見矣我但從其善而改其不善
者則善不善皆莫非吾師也人每有無良師友之
歎殊不知何時無師何處無師心誠求之必有真
師矣故曰歸而求之有餘師人惟病不求之耳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史記世家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太

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速矣故孔子有此語
朱氏曰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
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

論曰或曰桓魋暴人也夫子旅人也魋欲殺孔

子何憚而不為在斯時恐難委之於天曰不然
天有必然之理人有自取之道書曰作善降之
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
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是謂天有必然之理
也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書曰天作孽猶可
違自作孽不可逭是謂人有自取之道也非言
論之所能盡也朱氏曰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已
然避患未嘗不浚避患雖浚而處之未嘗不閑
暇所謂並行而不悖也可謂善論孔子者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
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與猶示也
此門弟子以夫子之道為高浚不可幾及而見其
一言一行皆從容平易混然無迹而疑其有隱故
夫子言此以曉之
論曰論語二十篇其一言一行皆莫非吾師也
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蓋聖人
之道不高不卑非難非易通於天下達於萬世
而不得須臾離實為中庸之極也其以聖人為

高而不可學者固不知道焉為近而不足學者亦異端之流益不知道者也唯若顏子於夫子之言無所不悅而後為善知論語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此孔氏之家法也文以致知行以踐善忠以盡已信以應物蓋萬世學問之程式也學者當謹守之而不得輒變其法也

論曰四教以忠信為歸宿之地即主忠信之意

蓋非忠信則道無以明矣德無以成矣禮者忠

信之推敬者忠信之發乃人道之所以立而萬事之所以成也凡學者不可不以忠信為主也

而後之諸儒別各立宗旨以為學問之主意者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者仁智合一行至其極之名君子者有德之通稱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朱氏曰子曰字疑衍文聖人君子以德言善人有恒者以言

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其曰有恒之難者所以明善人君子與聖人之益難而不可

也
 此見夫子好賢之深也夫好善優乎天下矣好賢
 好善之實也夫子冀見賢者之心不啻若饑渴之
 於飲食知道之愈無窮而學之愈無盡也學者髮
 鬢其萬一亦可以入聖域人君髮鬢其萬一於治
 天下國家何難之有○曾氏鞏曰當夫子時聖人
 固不可得而見豈無君子善人有恒者乎而夫子
 云然者蓋其人少而思見之也及其見則又悅而
 進之曰君子哉若人凡此類當得意而忘言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此見夫子道德度越萬世然本不離世以為高不
 遺俗而獨立所以為中庸之至也韓子所謂吐辭
 為經舉足為法唯聖人為然

論曰仁者天下之大德也義者天下之大用也
 非仁則萬物不育非義則萬事不行兩者相須
 而不得相離也見聖人之釣與弋而後知義之

不可廢也見其不綱與不射宿而後又知仁之不可去也若夫焚林竭澤暴殄天物者固不得為仁而至於斷屠戒殺宗廟不血食者則亦不知義之不可廢豈復得為仁也哉其不可行于天下也均矣故聖人以天下為道而不以一入強天下以萬世為教而不以一特律萬世至矣子曰益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創作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天也識記也多聞而擇善則有所法矣多見而識之則有所考矣皆不敢自作而取諸人之事可為不待聞見而知者之

次矣聖人之廣資衆賢而不敢自尊如此也

聞廣矣而善惡之實泛然故擇而從之見實矣而得失之跡較然故直記之皆足以備鑒戒廣知識也門人見夫子以生知之聖自居甚卑而後知其德之甚盛而聞見之功不可忽諸蓋聖人體道之淡取善之周不自覺其辭之謙如此若夫其言誇大者其道必小其行過高者其德必淺唯中庸之德為至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互鄉鄉名其俗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猶疑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與許也夫子答門人言但許彼

童子進而求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予何已甚哉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

不保其往也潔修治也往前日也言凡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自潔而不能保其前日所為

之善惡也

聖人待物之仁猶天地之造化萬物生者自生殺

者自殺而生物之心自無息於其間何其大哉孟

子曰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

已矣可謂能發夫子之道而詔之萬世者也異端

誘人而從已小儒惡人之逃已與聖人之道固天

淵矣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此言仁之甚近也學者以仁為甚遠而難至殊不知欲之斯至何遠之有蓋仁者天下之美德而以

吾性之善而求之則猶以薪投火其至甚迅何憚

而弗求之邪

論曰仁者天下之大德也而其事至近為之在

我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而先儒以仁為具於

性之理而以滅欲復初為求仁之功若然則仁

之於人也猶四肢百骸之具於吾身人人皆有
天下豈有不仁之人亦豈須言至譬諸心猶薪
也仁猶火也薪之用在乎火而心之德在乎仁
積而不燒則無以見薪之用放而不求則無以
見心之德故聖賢常曰欲仁曰求仁而未嘗以
滅欲復初為至仁之工夫也橫渠有內外賓主
之說自合于夫子至字之義與以仁為性為理
者大異矣學者審諸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氏曰司敗官名陳大夫昭公

魯之先君嘗習於威儀之禮故以知禮答之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

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

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孔子弟子名施相也陸非曰黨魯吳俱

姬姓於禮不可昏而昭公取之當稱孟姬而謂曰孟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夫子以入之

聖人之昭公嘗習於威儀之禮當時以為知禮故孔子答

之以知禮及於司敗再以取于吳詰之而夫子以

為過而不辭，蓋司敗之論甚傷急迫，而夫子卒不顯其國惡，其詞氣雍裕不少，露圭角一應接之間，眾善交集，若此非盛德之至，豈能然乎？

論語集注以為諱國惡非也，司敗有意問之，夫子無意答之，其以知禮為答，非不當也。及乎司敗再詰之，而夫子自知其為過，如使夫子有意諱國惡，則非過也。苟以非過自以為過，是偽焉耳，非直也。豈聖人之心乎哉？或曰：然則聖人亦有過乎？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

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不知其將叛而使之，在周公則不免為過，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夫日月薄食，五星逆行，四時失序，旱乾水溢，則雖天地不能無過，況人乎？聖人亦人焉，其復何容疑？倘若木石器物一定不變焉，則外物耳，要不足貴焉。故知道者不譽無過而貴，能改焉，聖人之道廣矣。大哉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朱氏曰：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

得其善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善而與其善也。

孟子曰大舜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夫歌小藝也乃於其善則夫子猶繼續樂取聖人樂善無窮之意於是可見矣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也莫無也言

又見其不必工之意於行言其未之有得則見其實之難焉見其汲汲於此而不敢有毫髮自足之

心焉一言之中而指意反覆更出互見曲折詳盡至於如此非聖人而能若此哉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無所不能之謂聖無所不愛之謂仁

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公西華蓋以其不厭不

門人以爲夫子之德賢於堯舜而見其言甚謙而

驚且異焉而後又益知其德之盛不可加焉故於

夫子謙讓之言皆謹錄而備記之可謂其智亦足

所以知聖人者也不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疾甚曰病禱謂禱於鬼神本乃臣子不得已之

至備然不宜請於病者而禱之益子路既禱之而欲伺夫子之意以自其實夫子亦知其既禱故問有諸

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於上下神祇誅古作譴說文曰禱也累

功德以求福尚書金縢之詞是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爾當作祠周禮曰禱祠于上下神祇子路

為夫子自誦其所作誅詞如此○舊說誅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誤矣子路為夫子禱疾不宜引哀死

之詞且見禱爾神祇之詞則知行禱之語而非哀死之言也子曰丘之禱久矣

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者也夫子言吾禱之非一旦矣豈更用禱乎

古者疾病有行禱五祀之禮子路之請禱固非無

謂也唯夫子之道度越群聖特以道德為教而不

欲人之惑於鬼神故曰丘之禱久矣蓋明人當自

盡其道而不可妄用禱其示子路也切矣○陳氏

櫟曰聖人素履無愧少壯迨老無非對越神明之

時豈待疾病而後禱哉所謂禱久矣乃因子路引

禱爾而言蓋不禱之禱也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順也固陋也

此極言奢之害也。蓋固則無文彩，不孫則無名分。無文彩則徒無可觀者而已，至於無名分則人道以矣。聖人之所深戒也。

論曰：先儒謂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非也。蓋崇本抑末，聖人之心也。故夫子每以儉教人，而深戒奢之害。苟仁熟義精，則或豐或約，無施而不可。若有意執中，則必至於執一而廢百。故孔孟言禮而不言中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坦，平也。蕩，蕩也。寬廣貌。

君子每要檢束，故其心反寬廣。小人自好放縱，故不免長戚戚。是學者之所當自省也。○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

子曰：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厲，嚴也。肅也。
此言聖人盛德之容，不待用力而自無偏倚也。若學者唯當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苟仁熟禮立，則不期然而自然。若夫不從事於仁禮而徒欲以力持守之，則有恭而安不成者，不可不知焉。

泰伯第八 凡二十二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泰伯周大王之長子次弟仲雍少弟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曰泰伯長而當立讓之不嗣逃之荆蠻於是季歷立至文王天下諸侯日歸其德武王遂克商而有天下號周三讓終遜也以天下讓謂讓其國蓋因周有天下而追稱之也無得而稱謂其德至極不得以言語稱之也○按泰伯三讓之事諸儒之說紛然不一夫商周之事莫如取證於聖經故今特據詩大雅皇矣篇為斷觀其言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則知周至泰伯王季而始強大矣觀言維此王季則友其兄則知王季能事泰伯而得其歡心矣觀言載錫之光則知泰伯能知王季之賢而讓之王季又能勤王業而不辱泰伯之知矣觀言王此大邦則知以天下讓者乃追稱之辭也蓋大王既沒之後泰伯季歷兄弟友愛同當國在治位號未定泰伯以季歷之功日高又有聖子而讓之季歷季歷不可於是逃之荆蠻蓋泰伯直讓之季歷而大非

豫料大王之心而逃也觀其不稱大王而特言自泰伯王季可見矣

聖賢之心皆為天下而不為已也泰伯之讓季歷蓋為斯民計也而其後文武之道大被於天下民陰受其賜而不知實為泰伯之德此夫子所以歎其至德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朱氏曰蕙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此章專言人之百行不可不以禮為準則也當與傳文約禮克已復禮等章參看夫制一器造一物

莫不各有其法況天下之人剛柔進退有萬不同
苟不有法以律之則過者益過不及者益不及此
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人之於禮其猶規矩準繩
乎蓋恭慎者柔之德勇直者剛之發皆人之善行
也然不禮以裁之則恭而至勞慎而至蕙勇而至
亂直而至絞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故孔子常以
禮爲人之規矩準繩而使入以此爲準大而經國
御世近而修身齊家皆莫不以從事於禮焉後世
之學亦雖以禮爲言而其說過高專求于己心至

於以心爲法其亦乖夫子之旨矣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興起也偷

薄也此章舊連上章今從朱氏別爲一章

陳氏櫟曰親親仁也上仁則下興仁不遺故舊厚
也上厚則下歸厚上行下效也○以德爲政則民
心服而其澤遠矣以法行政則民雖知畏然其澤
淺矣故古先聖王治天下之道在德不在法所以
保數百年宗社而不衰也後世非無英君碩輔然
其所以御天下者皆反之故非不欲治而不得治

聖賢之論治體皆以德不以法者為此故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啓開也曾子以為身體髮

膚受之父母不敢致傷故當其疾病之時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

臨溪淵如履薄冰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貌兢兢戒謹意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

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言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丁寧之意

曾子之學以孝為主忠信為本其奉持身體不敢毀傷者蓋以孝弟忠信之實施之身體也夫孝莫大於愛親知愛親而後得能體其心能體其心而

後知能愛其身父母之於子也幼則有湯火之慮

壯則有倚門之望無一日不恤其有虧傷也曾子

能以父母之心為心故終身奉持遺體戒謹恐懼

如此足見曾子之學臻其至極而道德茂以加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來問其疾曾子言曰

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鳥獸愛生而無義故

其將死鳴必哀人之將死氣消欲息故其言必善曾子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肅之故先以此告之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

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暴粗

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木豆言君子之於道無所不得然其最可貴者有此三事動容貌則欲其遠暴慢也正顏色則欲其近信實也出辭氣則欲其遠鄙倍也若夫至於器數之末則自有司職守之所存而非君子之先務也欲敬子以是三者為務而修德也

此章與恭近於禮遠恥辱之意同蓋君子其養於中者篤故其見於外者自如此非若常人之用力持守而遂不得其所欲也捷於得謚敬豈有得於曾子之言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

犯而不校

能不能以學之所造而言多寡以學之所得而言校計校也

昔者吾友

嘗從事於斯矣

吾友指當時孔門之諸賢也蓋孔門以此五者為學問之條自故曰從事於斯矣

學者必識孔門之風而後可以為孔門之學苟不識孔門之風則必不能得其門庭所謂孔門之風者何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是也為學者多不知自省有一分工夫便有一分勝心有兩分工夫便有一分勝心驕吝之念愈進愈牢故曰人之患在好為人之師學道

者先除其勝心而後聖賢之學可得而言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六尺之孤謂幼少之君可以寄百里

之命謂攝君之政令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謂持危扶顛始終不變君子

人與君子人也與疑辭也決辭

此言當大任治大衆非忠信而有才者不能蓋忠

信而無才則幹旋不足何以濟事有才而不忠信

則衆心不服必至敗事故必忠信且有才而後可

以為君子矣○袁氏黃曰輔長君不難託孤為難

執國政不難攝政為難託孤寄命不難臨大節而

不負其寄託之重最為難此非才節所能辨也唯

有德者能之故斷其為君子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寬廣也毅強志也士非

弘毅則不能勝重任而遠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亦遠乎而後已不

亦遠乎仁之為德大矣以此為己任故曰重也

士之所以必貴乎弘毅者以無此量則不能任重

致遠也德徧乎四海仁也澤及乎昆蟲仁也教被

乎萬世仁也救患弭難亦仁也以此為任不亦重

乎一息尚存能持此志而不可失焉不亦遠乎故

士不可以不弘毅者蓋貴其素養也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出於人情而其美

刺亦足以感入故可以興立於禮

之隄防足以定其

成於樂

樂以養入之性情而自和順於道德故可以成

此明學問得力功效之次第亦孔門學問之條目也言學不可以強為得於詩則善心興起其進無窮故以興於詩先之德不可以自成莊敬持守以禮自修則德日立而不可搖動故曰立於禮道不可以小成浹洽融液其心和樂則道大成而不可遏止故曰成於樂得詩之理則知道之在邇而明

樂故有所興起得禮樂之理則知其不可斯須去身故德立而道成此學者終身所得之前後本末也

論曰禮家專主禮樂之功而不知禮樂之本出於仁義先儒曰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其說蓋出於禮家而非聖賢所以論禮樂之旨也夫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

言言
卷八
二者樂則生矣信能居仁由義和順積而英華發焉則詩禮樂之教自在其中矣尚何有於古之易而今之難況詩禮樂皆有本有末仁義之實其本也名物度數聲容節奏其末也聖人之教人皆專以其本而不取其末學者苟得其理則其末者雖未必與古人合然亦不遠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此言治民之道當爲之建學設教使其自由吾陶冶之中若欲使彼知恩之出于已則不可矣孟子

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蓋可使由而不可使知王者之心也欲使知之霸者之心也此王霸之所以分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勇善矣然而不安分則必自作亂惡不仁之人可矣然而過甚則激而致亂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皆不可不戒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

已朱氏曰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吝也

此專戒驕吝之害也蓋驕則有自滿之意吝則無為入之意驕則德不進吝則道不弘如是之人雖有他美而不足觀之觀其已有周公之才之美不足觀也則聖人惡驕吝之甚可見矣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穀祿也

志小者其得則小志大者其成必大為學之久而志不至於祿必不為汨汨於流俗而終其身聖人所以嘉尚之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篤信而好學則學必成守死而善道則道必達危

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危者將亂則臣弑君子弑父危邦不入擇其地也亂邦不居避其害也亂重於危故危邦在外者不可入也若亂邦則仕者猶不可居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況在外未仕者乎富且貴焉恥也治世而貧賤則無可行之道亂世而富貴則無自守之節皆可恥之甚也

此章與首篇君子不重則不威章同例蓋門人綴輯夫子平日格言以為一章而傳誦之也夫學者所以求造夫道也故好學以致知善道以無關則終身之事業備矣而出處隱見之分富貴貧賤之

道則道之淺深德之大小繫焉故君子尤重之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人各有其分而不能自盡必好越位犯官干預其政故夫子言此以為戒○輔氏廣曰不在其位而謀其政不義而不可為也問而不以告不仁而不可為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師摯魯樂始指未適齊之前關雎說見前亂樂之卒章也洋洋美盛意言今則人去樂湮洋洋之音不可復聞矣未子之歎其思深矣

關雎成周之雅樂其詩言后妃之德其聲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乃三百篇之首篇而合于中和之德使聰者自得性情之正樂之最至美者也而師摯魯之妙土當其初年為夫子奏之故夫子歎之如此

子曰狂而不直

狂者意高而無檢束之謂侗而不愿

慳而不信

慳慳無能貌吾不知之矣

此言意高者不事矜飾宜直矣無知者有所畏憚宜愿矣無能者不解作為宜信矣而今皆不然則

是棄才也雖聖人不知所以教之人其可不知所
恥哉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為學者其用心當若追亡者之恐不能及而竟
失之也夫人不知學則已苟知學之為美而懈怠
不勤則是無勇也故非智不進非勇不成學者其
可不知所務哉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巍巍高大之貌而如古通用舜禹皆受禪而有天下然其德最盛雖見與猶不與也故不稱堯舜而特言舜禹舊解以為不與

猶曰不相關此益出于老莊蔑棄天下之意而非聖人之旨故改之

此言舜禹之有天下皆自以其功德隆盛而致雖
堯與之舜舜與之禹然而猶不與也蓋以其功德
之大度越尋常而不可謂之與也子禽問於子貢
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又明不可謂之
與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朱氏曰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

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朱氏曰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

言民涵育於堯之德化而不知其德化之所以然猶人在於天地之中而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故曰民無能名焉唯其所見者功業文章巍然燦然而已達巷黨人徒見孔子之大而其所稱謂纔在於博學而無所成名是以益知孔子之德之大矣是堯孔之所以為大聖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

武王曰予有亂

臣十人

亂治也十人謂周公且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蓋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

人焉九人而已

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古者人才之盛唯唐虞交會之際為最其後降

自夏商獨周為盛雖有亂臣十人之稱然其間有婦人則亦不能正十人故孔子嘆才之難也三分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三分天下有其二先儒謂有荆梁雍豫徐揚六州而唯青兗冀三州屬紂周之德通文王及武王未伐商之前而言蓋武王初年專承文王之心服事殷而未敢有誅伐之心及其惡稔虐極不得已而後伐之然非其本心故曰至德也

此言堯舜文武之道德事業萬世之法程也蓋未
子博稽於古先聖王而獨稱唐虞與周其亦祖述
堯舜憲章文武之意歟夫唐虞之德如天之高遠
天不可名狀文武之心猶天之至公不容少私不然
夫子奚以與堯舜併論而祖述憲章之哉且其寄
心于五臣十亂則雖聖人之治亦必資賢佐以成
其功可從而知矣○按三分天下有其二春秋傳
云文主率商之叛國以事紂然孟子曰文王百生
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則

知文王之時恐昧至於有天下三分之二也且上
文引武王之言而繼之曰周之德則其通文武二
王而言明矣諸儒專斥文王而不兼武王者蓋臆
說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朱氏曰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非飲食
而致孝乎鬼神非薄也致孝乎鬼神謂享祀豐潔惡衣服而致美乎
黻冕黻蔽膝也以常為之冕冠也謂損其常服以盛朝服卑宮室而盡力乎溝
洫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禹吾無間然矣
儉德之所以聚也禮由此而興焉民賴此而庇焉

禹薄於自奉而慎祭祀敦朝禮勤民事此其所以能致數百年之太平也豈可間然哉

論語古義卷之四

甲

論語古義卷之五

日東 洛陽伊藤維楨述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者希也

言利則害義然利國利民之事則不可不言焉命之理微矣遽語之則必忽人事之近仁之德大矣驟告之則必生輕忽之心故皆罕言之也夫子之謹教而尊德也如此或曰論語諸章言及於仁者甚多矣今稱罕言者何也蓋觀詩書執禮皆夫子

所雅言而今存者鮮則其嘗刪去者亦多矣至於
言仁則門人弟子謹錄而備記之可知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鄭氏曰達巷者黨名

也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見孔子博學道無二名之聞于世而歎其廣大也

子聞之謂門

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

藝而御最異其言執御者蓋反言以見道無可執也

道無成體德無成名故知道者雖極天下之博而不敢自有其道知其無窮也蓋得於內者愈深則其形於外者愈泯然無蹤凡聳人之觀聽勝人之

口說者皆有所未至也夫子稱堯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亦夫子自道也達巷黨人所稱夫子者惟止於博學無所成名之間而至於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則不知形容亦宜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緇布冠以三

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儉

拜下禮也今拜

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

此章門人記之以明聖人處事之權衡也蓋麻冕

從衆而違禮拜下違衆而從禮其一從一違皆道
之所在而聖人之行變化無方不拘一偏如此學
者所宜潛心也

論曰先儒曰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可謂
謬矣夫事苟無害於義則俗卽是道外俗更無
所謂道者故曰君子之道造端於夫婦故堯舜
授禪從衆心也湯武放伐順衆心也衆心之所
歸俗之所成也故惟見其合於義與否可矣何
必外俗而求道哉若夫外俗而求道者實異端

非之流而非聖人之道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也我私已也

毋無通意者心有所計較也必期必也固執滯

此言聖人道全德宏混融無跡也無意者事皆自
道出而無計較之私也無必者行其所當行止其
所當止也無固者唯善是從無所疑滯無我者善
與人同舍己從人蓋聖人之心猶天地之變化莫
知其所以然也

子畏於匡

朱氏曰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嘗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者謂先王之遺文道之所寓也茲此也孔子

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成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孔子曰文

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成者言天將喪斯文不當使我知之今已使我知之則未欲喪之也天之

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馬氏曰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

必不能遠矣害已也

天道福善殃淫是謂天有必然之理禍福無不自

已求之是謂人有自取之道智者信之昏者疑焉

夫子嘗曰桓魋其如予何此曰匡人其如予何此

非好為自矜亦非姑為自解也蓋知天之至達命

之極自信之如此夫由文王至於孔子其間生後

多聖賢然而斯文之傳不在他人而獨在孔子則

天之生孔子其意為如何哉其愛護保全扶翼佑

助之固宜無所不至矣天之視聽自我民視聽其

理驗之於人事可矣圍於陳蔡畏於匡聖人之遇

厄也亦屢矣然卒不能加害則天之佑聖人豈不

信然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孔氏曰

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

宰見其多能以為聖人也

多能也朱氏曰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子聞之曰太

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

也言大宰能知我事乎我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耳然若君子之學豈在於多哉亦不必多也

宰日子云吾不試故藝鄭氏曰宰孔子弟子子津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

用故多技藝○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特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并記之

君子固有多能者若周公之多材多藝是也然論

其所以為君子者則不在於此何者道德實也多

能其餘事也故古者有其才且自好之則為其事

如無其才又非其好則不必為焉不繫於學之得

失故也蓋一則專多則岐專則成岐則敗夫子所

以戒其多能者欲學者當專務力於道德而不可

馳心於多能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

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空空無知識之意叩發動也叩

不盡也夫子謙言已無知識但

聖人仁天下之心固無窮矣推其心蓋思一夫不

入於善猶已拒之而不誨故鄙夫之空空猶竭盡

其所知不敢有所隱仁之至也而夫子以生知之

聖亦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者何也蓋物外無道
道外無物無內外無隱見故實知道者不自有其
知以其無有可有者也不實知道者自有其知以
其猶有可有者也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大哉
論曰舊註載程子曰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
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知此
則道不尊愚以為非也苟如其說則聖賢之待
人皆以偽而不以誠也豈謂之無意乎豈謂之
直道乎蓋聖人之心猶天地之大人在於其中

而不知其大也非降而言卑也賢者之行猶泰
山喬嶽自守其高耳非引而自高也此賢者之
所以不及乎聖人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
帛山河圖舊相傳伏羲時河中龍
馬負圖出皆聖人之瑞也已止也
邢氏曰此章言孔子傷時無明君也聖人受命則
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則時無聖人也故歎
曰吾已矣夫傷不得見也○有君而無臣時有矣
有臣而無君時有矣若使孔子遇堯舜之君其能

為唐虞之治猶俯地而拾芥耳奈其時當衰季而無是君何夫子言之者蓋感慨之極不能自已也論曰或曰聖人不言祥瑞此言鳳鳥河圖者何也曰此非說祥瑞也假鳳鳥河圖以歎時無明主也蓋聖人與人而不以立異同世而不敢驚聽凡事之無大得失者皆從舊套而不敢為紛紛之說以汨人之聽聞鳳鳥河圖古來相傳以為聖人御世之瑞故聖人假之以寓其歎焉耳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

必趨齊衰喪服冕冠也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也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此言聖人之仁無物不至無時不然下師冕見章倣此

顏淵喟然歎曰喟歎聲顏子喜得夫子之善誘而仰學問有所成就非歎高堅前後也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鑽穿也仰之也鑽之彌堅不可入也在前在後不可執之也此顏子自叙其未受夫子之教之前徒見道之至高至堅恍惚變現無所摸擬而未得道之實處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也博文以廣知也約

禮以修行也。顏子於是得領夫子之教。自言。如有所
向無所模擬者始有所據而不能自巳也。
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有所立卓爾猶
參前倚衡之意末無也
顏子於是見道甚明而後知夫子之道
從容平易若易及而實不可以力到也

此顏子自叙其終身學問之履歷也。高堅前後言
其初徒視道高遠而未得其實也。博文約禮言受
夫子之教而學問始就平實也。欲罷不能以下言
其所自得也。凡天下之人資稟聰敏者必遊心高
遠用力艱澁而不知道本在日用常行之間。平平
蕩蕩甚至近也。其卒也必為異端虛無寂滅之流

唯顏子資稟聰明又能擇乎中庸是以得領夫子
之善誘而弗畔乎道。此其所以卒造於亞聖之地
也。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孔子嘗爲魯大夫故子路
欲使弟子爲家臣而治其

喪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

欺欺天乎
少差曰間言臣之有無皆人之所知今無
臣而爲有臣非欺人是欺天也甚言其罪

之大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

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馬
氏曰就使我

不得以君臣禮葬有二一子在我寧當憂棄
言其自安之意以明不願得非禮之葬也

此言聖人之心至誠明白一言之微一事之細俯仰天地無所愧怍素其位而行不願其外外生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但其言平易和緩無迹可尋可見其道愈高而其德愈大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

韞匱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沽故設此二端以問之也子曰沽之哉我

待賈者也朱氏曰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

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

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銜玉而求售也

論曰范氏之論當矣然後世道微德衰其為士者皆知獨善其身之為義而不知兼仁天下之為德為最大也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記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皆待賈之謂而學者之本分也若夫韞匱而藏者乃異端之流狷介之士所好而非儒者之道也

子欲居九夷九夷未詳其種徐淮二夷見經傳若我日東後漢書已立傳及扶桑朝鮮等名

皆見于史傳夫子所謂
九夷者恐當指此類
或曰陋如之何
夷狄之地無
文飾之偽故
或人以此
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言彼九夷之地嘗
為陋也
有君子而居則必
是不若或人之所稱彼所謂陋者反是忠實之所致
必不凡陋也○按禮載孔子之言曰小連大連善居
喪東夷之子也又古稱東方有君子之國則夫子之
語益據其實而稱之舊解以為君子所居則化非也
如此則夫子有自居
君子之位之嫌也

論曰夫子嘗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亾也
由此見之夫子寄心於九夷久矣此章及浮海
之歎皆非偶設也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鈞是
人也苟有禮義則夷即華也無禮義則雖華不

免為夷舜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夷無嫌其為
夷也九夷雖遠固不外乎天地亦皆有秉彝之
性況朴則必忠率則多僞宜夫子之欲居之也
吾太祖開國元年實丁周惠主十七年到今
君臣相傳綿綿不絕尊之如天敬之如神實中
國之所不及夫子之欲去華而居夷亦有由也
今去聖人既二千有餘歲吾日東國人不問
有學無學皆能尊吾夫子之號而宗吾夫子之
道則豈可不謂聖人之道包乎四海而不棄又

能先知千歲之後乎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頗殘缺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門人記此以見教之所由始也

論曰德隆則人尊人尊則言傳夫雅頌之叙雖非孔子或亦可能之然在孔子則傳在他人則否詩書之行至于與天地並立而不墜焉則夫

子之功豈不偉乎然詩書易之名初見於魯論而孟子獨言作春秋其定書傳禮記繫易之說未有明據蓋司馬遷輩以著述見聖人而未知夫子之道猶日月之繫天而不關刪述之功故叨云云耳夫夫子未開教之前猶水之在於地中其一開教之後附託有人傳傳相續猶泉源之經疏鑿之功流派混混不舍晝夜放於四海也豈待著述之功哉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

ソルシムラム
キワクニヨ

酒困何有於我哉

此言出事先入事即子弟之職喪事人倫之本最不可不勉不為酒困又不足為難皆夫人之所能此外別無可稱何德有於我哉詔又見第七篇

其智愈大則自處愈卑而其言愈謙實知道之無窮也於是益見夫子之所以為大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逝往也謂日進而不已舍止也

此言君子之德日新而不息猶川流之混混不已也

論曰孟子解夫子稱水之意曰原泉混混不舍

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所謂

本者何仁義禮智有於其身而終身用之不竭

而猶川流之不舍晝夜日新而無窮故曰日新之

謂盛德夫子取水之意蓋如此或曰孔子之稱

水其旨微矣孟子特因門人之病而藥之非也

孟子取喻流水不一而足蓋其常言而述夫子

未之旨云爾豈皆因門人之病而發之邪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學而至於好德則其學已實矣然無真好者夫子

之所以歎也其苟好德如好色則學之也真得之

也實始不負聖賢之言矣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簣土一籠也

朱氏曰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天下之事進退之差雖小而成壞之跡甚大纔進則雖未遽成然成之機已著纔退則雖未驟壞然壞之端已萌其進其止皆

在已而已耳可不自勉哉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惰懈息也

夫子之言一也聞之而有惰有不惰正在於信道之篤與否耳今讀夫子之語乍作乍輟若存若亡者非惟志倦氣餒之所致實信道不篤故也苟心之悅道猶口之悅芻豢則何有於惰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朱氏曰顏子既

歿而夫子惜之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人之於學其止多而其進少若顏子之方進而不

已非全智仁勇之德者則不能大哉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日苗上華日秀成穀日實

此以穀譬學猶周詩所謂比者勉人之及時而進

脩以期其成也言穀必期於實不然則雖至苗而

秀不如蕪穉也況乎未苗以為既秀未秀以為既

實者學者之通患也可不戒乎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而

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言後生雖年少然自強不
止則其勢不可禦焉豈容

謂將來之賢者不知今乎然不能自勉至於老而
無聞則亦不足畏言此以警人使及時自勉也

此戒人方年富力強之間當夙興夜寐惕厲勤勉

苟悠悠歲月至於老大則徒自悔焉而不可及故

為學者苟不及時而勤則猶草木當發生之時而

欠灌培之功雖未遽枯槁然幹瘦枝瘁終不能暢

茂焉此學者之所當深慮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

不與之言能無說乎

不與之言能無說乎

不釋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言非遂過成而無可復望也末

如之何也已矣者舍之之辭所以甚警學者也

不從法語不說異與者不可與言者而固不足論矣其或雖從且說而不知改釋焉則與夫不從不說者同其歸可不戒乎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出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此言人之不可無志也夫三軍雖聚人心不一則

其帥可奪而取之匹夫雖微苟守其志則不可得而奪也志之可尚也如此○黃氏榘曰其美一婦人也而以歎自誓其志之不可奪如此況志於仁志於道可得而奪乎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緼泉著也緼袍衣之賤者狐貉裘之貴者言予路之志如此則能以貧富動其心可知矣不佞

不求何用不臧佞害求貪臧善也言能不佞不求則

引之以美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子未

子路也子路或有其善故言是道當然也何足以為善

韓氏廣曰收者嫉人之有而欲害之也求者恥己之無而欲取之也是皆為事物之所累者也能於事物一無所累焉則何往而不善哉然義理無窮此特一事之善若遽自以為喜則不復求進於道蓋喜心生於自足而怠心生於自喜故夫子又言此以警之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此言君子之在平世或與小人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由是觀之君子之

在亂世不待賢者而後知之唯方其在平世自能知其為君子而後謂之明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此贊智仁勇之為達德也知者達理故不惑仁者心寬故不憂勇者善斷故不懼此三者道德之全體而學問之要領也

論曰中庸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可見外此更無可成德達材者也故聖人舉此三者而使學者由此而行之蓋本於知全於仁決於

勇固為學之次第成德之全體始終本末盡矣
先儒專以大學篇為古人為學之次第而論蓋
次之者誤矣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
與立未可與權可與者許其人之辭未可與者難其
事之辭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
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
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
能權輕重
使合義也

楊氏曰知為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
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特措之宜然後

可與權

論曰漢儒以經對權謂反經合道為權非也權
字當以禮字對不可以經字對孟子曰男女授
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蓋禮有一
定之則而權制其宜者也故孟子以權對禮而
言不對經而言漢儒蓋以湯武放伐為權故謂
反經合道殊不知經即道也既反經焉能合道
天下之所同然之謂道制一時之宜之謂權湯
武之放伐蓋順天下之心而行之誅一夫紂矣

非弑君也乃仁之至義之盡而非制一時之宜者也故當謂之道而不可謂之權也先儒又謂權非聖人不可用尤非也夫權學問之至要道之不可無權也猶臨敵之將應變制勝操舟之工隨風轉舵若否則必覆師而致溺矣故謂權不可輒用則可矣謂非聖人不可用則不可也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言學之不可無權也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何氏曰逸詩也唐棣

之

核也華反而後合朱氏曰偏晉書作翩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愚按角弓之詩又有翩其反矣之句則從晉書為是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句之辭耳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子借詩之言而反之曰道有甚近其以為遠者未之思也

夫子嘗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皆言道之甚近也蓋道外無人人外無道聖人之設教也因人以立教而不立教以驅人亦何遠之有第不知道者自以為高為美為若升天然故視道甚遠而人益難入憫哉

始鄉黨第十

高也此門人記夫子之言動以狀一生之行者也
 不立其一言一動固雖不足以盡聖人之德然即
 此可以觀其動容周旋從容中道之妙猶昆
 蟲草木之微雖不足以觀天地之化然即此
 夫子可以識造化發育之功也○尹氏曰甚矣孔
 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
 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
 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

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

耳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恂朱氏曰偉實之貌鄉黨長

老之所居故天子敬之見其不以賢知教人也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

爾便便辨也古者大事必謀之於廟朝廷亦政事朝之所出故必正言而極論之但謹而不放爾朝

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說文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詳也

右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語之不同以見聖

人盛德之至隨處變化各當其可也

君在踧踏如也與與如也君在謂在位之時在朝在廟燕見皆然踧踏恭敬之貌與與威儀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躡如也擯君所中適之貌

賓者周禮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各隨其命數主國之君曰擯用命數之半下於賓以示謙也勃變色貌躡盤辟貌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皆敬君命故也

鄭氏曰揖左人左其手右人在其手趨進真如也鳥舒真謂張拱端好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舒君敬也

右記孔子侍君及為君擯相之容皆禮文之至末者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於此可知矣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鞠躬曲身也如不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

行不履闕君門中央有闕兩旁有楹楹闕之中

過位君出入處闕門限也履闕則不敬

色勃如也足躡如也其言似不足者邢氏曰過位過門屏之間人君立之處君雖不在人

攝齊升堂臣過之宜敬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攝也齊衣下縫也朱氏曰禮將升堂兩手握衣使去地

出降一等還顏色怡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怡如也沒階趨真如也復其位踧踏如也等階級也

下階一級則漸遠所尊故解其顏色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復堂下班列之位也

敬也

右記孔子在朝進退之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投勃如戰色足

蹠蹠如有循主諸侯之命主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

能舉慎之至也上下言上下堂之際鄭氏曰上如揖

謂授玉時宜敬故如揖也下如投謂既授玉而降猶

如投玉不敢忘禮戰色戰而色懼也蹠蹠也

舉足促狹也有循言行不離地如綵物也享禮有容

色鄭氏曰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用私覲愉愉如也

圭璧有庭實有容色不復戰栗也私禮見之愉愉顏色之和

右記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黃氏榘曰此章

言出使有三節執圭禮之正也享禮則稍輕私覲

則又輕矣故其容節之不同也如此○按孔子聘

問鄰國之事雖不載經傳然當時門人親見而直

記之則鄉黨一篇尤可信據也

君子不以紺緌飾邢氏曰君子謂孔子或曰衍文紺

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緌如雀頭色也飾緣也

蔡氏清曰齋服用紺飾喪服用緌飾此謂不以齋服

喪服之飾也紅紫不以為褻服居服也褻猶不衣則不

以為朝祭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之邢氏曰衫單也

絺朱氏曰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緇衣羔裘素衣

麕裘黃衣狐裘緇黑色羔裘黑裘也麕鹿子色白

玉藻曰羔裘緇衣以裼之邢氏曰中

衣外裘皆相稱也緇衣羔裘之上必用布衣為裼緇

衣羔裘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也素衣麕裘視朝之

服卿大夫亦然或受外國聘享黃
衣狐裘則大蜡息民之祭服也

曰私家裘長主溫程子曰此必有寢衣長錯簡當在身有半

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朱氏曰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

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

狐貉之厚以居狐貉毛深而溫在去喪無所不佩邢

曰去除也居喪無飾故不朱氏曰朝非帷裳必殺之祭之服裳

佩除喪則備佩所宜佩也祭之服裳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殺積而有殺殺其餘若

冠不以用羔裘朝服玄冠祭服吉月必朝服而朝吉

月朔也朱氏曰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右記孔子衣服之制蓋聖人之一身動容周旋自

中於禮故門人審視熟察則倣矜式傳以為禮若

前篇所記食有喪者之側未嘗飽及此篇所記今

多見于禮記皆為是也蓋自孔子發之非盡舉古

禮而行之也其以為雜記曲禮者不深考耳禮記

諸篇與此篇事同者當以此意看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

章寢衣其體也齊必變食居必遷坐變食謂不飲酒不茹

右記孔子謹齊之事齊所以交神也不可致潔

焉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

麤必害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若此也。食體而餽，魚饌而肉敗不食。

體，飯傷熱濕也。餽，饋也。魚爛曰餽。色惡不食，臭惡不食。

朱變也。魚爛曰餽。色惡不食，臭惡不食。朱，敗而色朱，

飪不食。飪，烹調也。不時不食，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

類以上五件皆足以傷人，故割不正不食。割肉不方正者不食，不得其醬不

食。饒氏魯曰古之制，飲食者使人食其物，則用其醬，

不是氣味相宜，必是相制不得之，則必有害，故不

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食以穀為

肉勝食氣，酒以為人合，惟故。沽酒市脯不食。

以醑為度而不使，血氣亂也。沽酒市脯不食。沽，市也。恐

不精潔，或不撤薑食不多食。按本草薑性辛溫開胃

傷人也。益脾能通心肺食中之

要藥也。故每食必設，但不多食耳。或曰薑性辛辣能

制魚肉毒，故必設其謂通神明者，蓋依孔子附會之

也耳。右記孔子飲食之節，蓋身者道之所在，養身即所

以修道也。欲修道而先輕其身，非知道者也。飲食

養身之大者，故聖人謹之。

祭於公，不宿肉。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或自食，或

頒賜，不俟經宿者，不闕神惠也。祭肉

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

三日則雖祭肉不食，不語寢不食。食祭肉也。答述

食祭肉則不為人答述，當齋。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齋

則寢不自言，亦所以敬神也。

如也出少許置之且作必朱氏曰古人飲食每種各
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
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

右記孔子受胙及雖微物必祭之誠意

席不正不坐謝氏曰聖人之心安於正故鄉人飲酒

杖者出斯出矣杖者老人也六七十杖於鄉未出不鄉

人讎朝服而立於阼階然古禮所沿孔子本不欲違

俗且鄉人行之故朝服立于主人位加敬於鄉人問

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再拜而送之非拜使者敬所

與人書楊其再拜附之僕既發忽自思不親拜而書

孔子拜送使者之意學者有若此忠信

而後可以言學不則高談性命無益

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大夫之賜禮當嘗其不嘗

其情也鹿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鹿孔子家鹿也

右記孔子平生居家之雜儀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

必畜之朱氏曰食恐或餘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

而薦之神考榮君賜也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先飯以似君之客已故若為君嘗食然疾君視之

東首加朝服拖紳禮寢當東首然常時或隨意臥故及君視疾東首也紳大帶也病時不能著衣束帶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君命行出而駕入大廟每事問此篇本係夫子平生之行車隨之是又錄之非重出

右記孔子受君賜及事君之禮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聖人之待朋友與至親無異朋友之饋

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朋友有通財之義故不拜祭肉則拜者尊神惠也

右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尸謂偃臥似於人也居私居寢不尸也惡其惰也居不容嫌於持大過也

右記孔子平生之容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素親褻謂數相見貌禮貌也此亦門人記之以具于此篇非重出凶服者式之式負

版者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也有盛

饌必變色而作孔子曰作起也敬主人之厚禮也迅雷風烈必變迅疾也烈猛也雷者陰陽之氣激為天之怒風烈亦非常之變故孔子必變容以敬之蓋見事天之誠也

右記孔子容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綏綏上車之索也正立車中不內顧

不疾言不親指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遇三者皆失容且惑人

右記孔子升車之容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吳氏澄曰

下文山梁雌雉四字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

之三嗅而作

梁橋也時哉言雉之舉集得其時也其與眾星共之其同向也嗅吳氏曰石

經作憂謂雉鳴也吳氏曰嗅當作歎字亦篆文之誤也此夫子見雉之色舉翔集因指顧之以示從者子路共之終鳴而作亦有君子見幾而作之意門人以其事淺合于聖人之意故詳記其本末云

此一條與前所記不相類似不可入于此篇豈門

人以夫子出遊之間觀物有感而附記於此歟

論語古義卷之五

畢

吉 佳

文久雨の年 卷五

